

# 闽东方言的形成、发展 及对推广普通话的影响

赵 峰

一

闽方言又叫“闽语”、“福佬话”，是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闽东方言是闽语的一个次方言，主要包括“福州话、福安话、福鼎话”，分布于福州市及宁德地区所属的九个市县。<sup>①</sup>

从历史上说，闽方言是一种远离汉民族共同语的一种汉语方言，由于历史及地域的关系，造成闽文化的多元性和闽方言的复杂性。目前，我们的推普工作虽已近四十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方言势力的强大，是造成推普工作还不太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闽东人学习、运用普通话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方言和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有规则的对应关系。学习普通话，可以利用这些对应规律进行类推。本文将从闽东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及语言的三大要素着手，谈谈闽东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如何克服方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据史书记载，中原汉人迁移入闽的过程，大约始自秦汉，盛于晋唐。汉以前，福建的土著是史书上称之为“闽越”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他们种植水稻、习于水斗，崇拜蛇、鸟图腾等。秦始皇平定江南，在福建、浙南建立了闽中郡。到三国时，江东孙吴花了十五年时间用武力镇压了反抗王朝的越人，吴人逐步从浙江会稽南下到闽北来开发，带来了上古时代南方的汉语方言。

人口的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促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跟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联系。虽秦汉时已有中原汉人到达今天的闽方言区，但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还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引起大量流民南迁，他们在福州地区建立晋安郡。当时的许多地名都带有一个“晋”字，这正反映了南下流民怀念故国，希望安定的心理。这批入闽的汉人较集中定居于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富屯溪流域，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

汉末三国晋初这百余年间，沿海地带相继新设了许多县。象闽东地区的罗江(福鼎)、原丰(福州)、温麻(霞浦)等县，以及闽西北的汉兴(浦城)、建安(建瓯)、南平、建平(建阳)等县，形成了古闽

• 收稿日期:1998-02-26 本文系宁德师专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语的基地。<sup>②</sup>

唐代末年,当外族入侵、政治分裂、军阀混战之际,又有河南人王潮及弟王审知率兵南下,定都福州,对以福州为代表的闽东方言的形成,更有深刻的影响。

闽方言的形成除了北方的大量移民这一主要原因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现在闽语的祖先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最为古老的吴语,早期的吴语与闽语的差别不是太大,但几千年来,吴语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影响,本身的许多形态在萎缩。而闽语由于僻处一隅,靠山面海,地形比较闭塞,长期以来缺少与外界的频繁交往,受北方方言的影响也较少,因此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的特色。甚至一些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sup>③</sup>像杨雄《方言》中吴语区的词在现在吴语中极少见,而有些词在闽语中却还保留着。如“夥”《方言》:“凡物盛多,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说文》曰:“齐谓多为夥”。《汉书·张衡传》:“不职禄之不夥”。《广雅·释诂》:“夥,多也。”王念孙云:“今人问物几许曰夥”。“夥”在《方言》中指的是吴语区的方言,而现在闽东方言“多少”正是叫“若夥”。

### 三

闽东地处沿海,南有闽江及支流古田溪、梅溪、大樟溪,北有洋头溪、霍童溪和连江等独流入海。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地区,地处闽江流域,汉高祖五年,越王勾践后裔受封为闽越王,在此建筑冶城,从此以后就有许多北来移民经海路到此建立一系列县城,进而又沿河谷向内地推进。由于这些河流的沿岸地带往往是可以垦殖的山谷平地,所以在这一比较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闽东方言区。

从语音上说,闽东方言中保留着许多上古语音的特点,而这些上古音在现代汉语中大都已产生了较大、较明显的变化。下面先从语音的这种不对应性,谈谈闽东方言语音对普通话的消极影响。

闽东方言中没有 zh、ch、sh 声母。这是由于闽东方言中仍然保留着上古舌上音读同舌头音的痕迹。正如清代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所言“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这就是说,现代普通话 zh、ch、sh 声母字,其中有一部分字上古时它们的声母是 d、t。而这种现象反映在闽方言中,就形成了没有翘舌音 zh、ch、sh。因此闽东人就容易把“诗 shī 人”说成“私 sī”人,“志 zhì 愿”说成“自 zì 愿”,“商 shāng 业”说成“桑 sāng 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闽东方言声母读 d、t 的字,如果普通话不读 d、t 的就要读翘舌音 zh、ch、sh。具体例字可见下表:

| 方言声母 | 普通话声母 | 例字   |
|------|-------|--|
| d    | zh    | 张长涨帐丈仗中仲直侄置致猪竹箸筑知智卓桌罩宙轴逐追郑赵兆阵传重珍镇治哲摘宅忠衷掷滞痔 |
|      | ch    | 茶场肠潮陈池迟绸除厨筹                                |
| t    | ch    | 拆超撤趁呈程虫抽锤槌沉                                |
|      | sh    | 筛  |

钱大昕在《古无轻唇音》一文中提出了“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的论断。从语音学的角度看,所谓古无轻唇音就是说,现在 f 声母的字,在上古汉语中它们的声母是 b 或 p。由于闽东方言中仍保留上古无轻唇音 f 的语音系统,因此,闽东人讲普通话时,常把 f 声母读成 h 声母。如把“工费”

读成“工会”，“开发”读成“开花”等。要纠正这种毛病，除了记住其语音结构特点外，还可利用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当分不清 f 和 h 时，碰上方言既可以读 f 或 h，又可以读 b 或 p 声母的字，普通话一定读 f 不读 h。如：放、分、房、沸、缝、饭、斧、糞、腹、吠、妇、幅、缚、浮、帆、纺、芳、蜂。

如果方言读音声母为 g 或 k，普通话声母则为 h，如：

| 方言声母 | 普通话声母 | 例字        |
|------|-------|-----------|
| g    | h     | 糊 猴 滑 厚 汗 |
| K    |       | 环 虹       |

在古代汉语中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发展到现代汉语入声字已消失。古入声字已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里。但闽东方言至今仍保留着入声的读法，具有辅音收尾、读音短促的特点。闽东人说普通话时常有短促的入声腔出现。如把“积极 jī jī”读成“唧唧”。要克服这一毛病，就必须把入声字的辅音(或喉塞音)韵尾去掉，把声音读得长一些。如“答”应读 dā 或 dá，“学”读 xué。这些入声字有：级、集、纳、腊、甲、合、达、辣、割、杀、别、月、伐、切、各、落、托、学、力、席、谷、屋等。

从古代汉语发展到今天的汉语各个方言，大量的古词语被保留了下来，也有一部分由于各方言内部交际的需要而发生了变化，于古不同了。由于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继承发展的不平衡，在闽东方言中留存着众多的古词语和词的古义，闽东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往往容易把方言的说法带进普通话里。较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古汉语词汇中主要是以单音节词占优势，这些单音节词发展到现代汉语则大都被双音节词所取代。而在闽东方言中则还较多地保留着这种单音节词，因此闽东人往往就把“买裤子”说成“买裤”，“没有位子”说成“没有位”，“流鼻涕”说成“流鼻”等。

有些汉语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词义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闽东方言中却仍然保留着它们的古义。因此闽东人在说普通话时往往将方言词的古义对应地用到普通话上。如：“面”，《说文》：“颜前也。象人面形。”桂馥注：“颜前者，谓自额以下，通谓之面也。”本义是脸。《战国策·赵策》：“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用的即是本义。而现代汉语中“面”已不能单独运用，它只能作为构词成分，如“见面、情面”等。但在闽东方言中仍保留着它的古义，故闽东人常把“脸盆”说成“面盆”，“脸色”说成“面色”，洗脸用的“毛巾”说成“面巾”，这是因为“脸”是个后起字(《说文》没有收“脸”字)到中古时期才被广泛使用。古人所说的“面”相当于现在的“脸”。再如闽东人常把“洗热水澡”说成“洗汤”，“洗脸水”称“洗面汤”。究其原因，就是闽东方言中仍保留着“汤”的古义。《说文》：“汤，热水也。从水，昃声。”如《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用的即是本义“热水”。现代汉语中“汤”则是指“菜汤、米汤”。又比如“食”与“吃”，在唐代以前真正表示吃东西的，只有“食”这个词，如“食而不知其味”(《大学》)，而“吃”《说文》曰：“言蹇难”，即本义是“口吃、说话结巴”的意思。而在闽东方言中，表示“吃东西”仍然用“食”这个词，于是闽东人说普通话就由此类推，把“喝茶”“喝酒”说成“吃茶”“吃酒”，“抽烟”说成“吃烟”。

有些词，由于闽东方言与普通话的意义范围广狭不同，从而造成错误。如闽东方言的“肥”，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动物，这正反映了古汉语中“肥”的用法。而现代汉语中“肥”的词义范围缩小了，只能用来专指动物，对人则说“胖”。因此，闽东人常常把“他很胖”误说成“他很肥”。又如“快”，在现代汉语中它的词义范围扩大了，除了“赶紧”“从速”的意思外，还指刀的“锋利”，所以闽东人常常把“这把刀很快”误成“这把刀很利。”

闽东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上文所提到的语音和词汇方面，二者的语法构造则较为

一致,其对应往往也是有规律的,为了学好普通话,我们还必须根据闽东人说普通话常犯的语法毛病,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才能避免把方言语法带进普通话中来。

在闽东方言里“有”和“无”是两个组词能力非常强,用法又比较特殊的语法成分。现代汉语中“有”是个准谓宾动词,其语法特点是“能带名词宾语,也能带动词宾语,可是能带的动词宾语是有限制的。”即只能是名动词和修饰语是名词或形容词的偏正结构。<sup>④</sup>如不能说“\*有看、\*有去、\*有反对”,可是能说“有影响、有保证”。现代汉语“有人”的否定形式是“没有人”,“没有”文言说“无”,闽东方言也正保留着此说法。因此,我们观察一下闽东方言,可以发现闽东方言里的“有”和“无”在陈述句里可以自由地加在动词之前,误把“我看过了”说成“我有看”,“他没有来”说成“伊无来”,“我们每天都去上学”说成“我们每天都有去学校”;此外,在描写句里,闽东方言可以把“有”和“无”自由地加在形容词之前,起强调整度的修饰作用。如“他读书很认真/他读书不认真”往往误说成:“伊读书有认真/伊读书无认真”;在疑问句里,闽东方言用“有+动词(形容词)+无”和“动词+有+无”的格式造成问句。比如闽东方言往往把“他去了没有”说成“伊有去无?”,把“抓到了吗?”说成“抓有无?”“有无句”是闽东方言中施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句型,闽东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往往把这种用法带到普通话中。

名词的词头“阿”在普通话中用得较少,而在闽东方言中却用得较为普遍,一般在称谓和姓名前大都可以加“阿”或“依”。普通话表示亲属称谓一般是用名词的重叠式。如“爷爷”、“奶奶”、“伯伯”、“婶婶”、“舅舅”闽东方言分别说成“阿公、阿婆、阿伯、阿婶、阿姪”等。因此,闽东人在说“大家争着给老伯伯让座”的句子时,就很容易误说成“大家争着给老阿伯让位。”

量词的使用,也是闽东方言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一个方面。闽东人常把“一辆车”说成“一架车”,“一顶蚊帐”说成“一床蚊帐”,“一根针”说成“一条针”,“一只苍蝇”说成“一头苍蝇”,“一口饭”说成“一嘴饭”,“一口井”说成“一个井”等。究其原因,则主要是把方言里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带到了普通话里。

闽方言在汉语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方言,不论是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在其它方面,都还有许多现象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分析、研究,这种分析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广泛的实际意义,特别对我们的推普工作将提供许多有益的帮助。

①《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P36,福建省方言调查组、概况编写组

②③《方言与中国文化》P39~40,周振鹤、游汝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1

④《语法讲义》P59~61,朱德熙 商务印书馆 1984 北京.

#### 参考文献

- 1、《汉语方言学》黄景湖编者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6
- 2、《汉语方言研究小史》何耿镛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2
- 3、《汉语概说》罗杰瑞(美) 语文出版社 1995.1
- 4、《闽文化概论》何绵山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11
- 5、《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 湖北人民出版社
- 6、《论母语方言对共同语学习的影响》沙平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5期。
- 7、《闽东方言的文化历史内涵》赵峰 《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戴昭铭

(作者单位:宁德师专中文系)